

母亲

МАТЬ

〔俄〕高尔基 / 著 ● 郑海凌 / 译



高尔基长篇小说

漓江出版社



母 亲

МАТЬ

〔俄〕高尔基 / 著 ● 郑海凌 / 译

母 亲

[苏联]高尔基 著

郑海凌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市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2 字数306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5次印刷

印 数: 32 001-38 000 册

ISBN 7-5407-2354-8/I·1422

定价: 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根据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主角剧照之一



根据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主角剧照之二

第一部

在工人们集居的村镇^①上空，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油烟。每天早晨，工厂的汽笛都颤抖着发出粗暴的吼叫。居住在灰色小木屋里的工人们，一听到汽笛声，就像受惊的蟑螂似的，慌忙从家里跑出来。他们显然睡眠不足，疲劳的筋骨也没有得到恢复，于是哭丧着脸，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。天刚蒙蒙亮，周围寒气袭人。他们走在没有铺修路面的街道上，朝着砖石结构的高大如鸟笼一般的厂房走去。工厂正等待着他们，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流露出冷漠和自信。工厂的灯光照亮了泥泞的道路，烂泥在工人们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。睡眼惺忪的工人们吵吵嚷嚷，不时地喊叫着，声音嘶哑，不堪入耳的叫骂声划破天空。迎面传来机器嘈杂而沉闷的轰鸣，夹杂着啾啾的蒸汽声。乌黑的烟囱像一些粗大的木桩似的，耸立在工厂上空，远远望去显得阴森恐怖。

傍晚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房屋的玻璃窗上疲惫地闪烁着血红的余辉。此时，工人们从鸟笼般的厂房里急急地拥出来，像被工厂抛弃的废炉渣似的。他们沿原路回家，衣服被油烟熏得乌黑，脸上黑乎乎的，饥饿地龋着牙，全身散发着机油的气味。不过他们这会儿谈话轻松一些了，甚至流露出几分愉快，因为一天的苦役终于结束，回到家里就可以吃晚饭和休息了。

一天的时光在工厂的劳役中流逝。机器随心所欲地从工人们筋骨中榨取他们的精力。这一天无声无息地从生活中消失了，人们在一步步地走向坟墓。不过，他们看到眼下还能享受休

① 这个镇子位于下新城郊外，距离城区约 10 公里，是俄国著名的索尔莫沃造船厂所在地。

息，还能到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去消遣一番，也就感到满足了。

在节假日，人们往往睡到十点钟。起床后，上了年纪的人和结了婚的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到教堂去做午祷^①。每逢这时，他们免不了要责骂年轻人对宗教漠不关心。做完午祷以后，回家吃点馅饼，然后又躺下睡觉，一直睡到夕阳西下。

由于长年累月的疲劳，人们的胃口很不好。为了开胃，他们就常常喝酒，以烈性伏特加来刺激食欲。

一到傍晚，人们就懒懒散散地上街闲逛去了。有雨鞋的人就穿上雨鞋，尽管天气干燥；有雨伞的人也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，尽管晴天大日头的。

工人们在街头碰面，仍旧要谈论工厂的事，机器如何啦，工头如何啦，提起工头免不了要咒骂一通。总之，他们的言谈和思想都离不开做工。单调的生活枯燥乏味，人们很少转动脑筋，愚钝的头脑有时也闪现出零星的火花。回到家里同妻子争吵起来，经常动手打人，从不吝惜拳脚。小伙子们喜欢在酒馆里消磨时光，或者轮流在各家举办晚会，拉着手风琴，唱起淫秽的歌曲，跳舞，言语下流，酗酒无度。疲劳的人是很容易喝醉的。喝醉了酒，积聚在胸中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就沸腾起来，要寻找机会发泄。于是他们就抓住每个机会来发泄这种无名之火，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殴，像凶猛的野兽似的拼命厮打。因此，这里时常发生流血事件，有时把人打成残废，甚至闹出人命案子来。

人们往往彼此存有戒心，内心里相互仇视，这种压倒一切的情绪根深蒂固，像无法恢复的疲劳一样，难以消除。人们生来就带有这种病态心理，并且代代相传。这种扭曲的灵魂像黑影似的

^① 东正教徒每逢假日都要去教堂做午间祈祷。

伴随他们终生，一直陪他们进入坟墓。人们在这种心理的怂恿下，于一生当中盲目地干出种种蠢事，表现出无谓的残酷。

在节日的夜晚，年轻小伙子们很晚才回家，身上的衣服被撕破了，满身污泥，脸上带着伤痕，却幸灾乐祸，吹嘘自己如何用拳头教训了同伴。有的被人侮辱，心里窝火；有的受了委屈，眼泪汪汪；有的喝得醉醺醺，一副凄凄惨惨的样子，看上去让人讨厌。有时，他们是被自己的父母拖回家的。父母在临街的围墙下或者酒馆里找到烂醉如泥的儿子，给他一顿臭骂和拳头，然后把他拖回家去，再多少给他一点关心，让他好好睡一觉，因为第二天早晨，当工厂的汽笛声像混浊的河水奔腾似的在空中吼叫时，还得叫醒他去上班。

父母要是打骂起孩子来都很凶狠，但年轻人酗酒打架在长辈看来却不足为怪，因为父辈在年轻时也酗酒打架，挨父母打骂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生活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平静而缓慢地流向远方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人们拘泥于那些牢不可破的陈规旧习，每天思想和行为总是老一套。谁也不曾想过要改变这种生活。

偶尔也有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镇子上。起初因为他们初来乍到颇为引人注目，此外，他们谈到过去做工的地方，也使本地人产生一点表面的好奇。后来人们跟他们混熟了，不再觉得他们有什么新奇，也就不再留心他们了。从这些外来人的言谈话语中人们清楚地了解到，普天下的工人都过着同样的日子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谈论的呢？

不过，有时候，这些外来人也谈到一些在镇子上从未听说过的事。本地人不愿同他们争论，只是在听到他们所讲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时流露出一些疑惑。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有些人盲目地发起火来，其他的人露出隐隐约约的恐惧，还有一些人大为不安，心

头浮起朦朦胧胧的希望影子。于是他们喝酒喝得更凶了，大概是为了摆脱那种多余的令人心烦的慌乱和不安。

一旦发现外来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，镇子上的人就对他另眼看待，时过很久还记住他。本地人对外来人总是放心不下，自觉不自觉地提防着他们，似乎害怕外来人搅乱他们的生活，破坏他们单调、沉重但却平静的生活秩序。对于生活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，人们已习以为常。他们并不希望发生任何好的变化，认为一切变化只会加重这种压迫。

每当外来人谈到新奇的事，本地人就默默躲开。这样一来，外来人只好悄然离去，只好再流浪到别处去。即使是留在工厂里，他们也拒绝与人来往，或者干脆与生活单调的本地人毫无二致……

这样的日子过不了五十年，人们也就死去了。

二

米哈伊尔·弗拉索夫就过着这样的生活。他是个钳工，蓄着大胡子，脸上总带着愁苦的表情，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细小的眼睛，那眼睛时常流露出怀疑的凶狠的冷笑的神情。在工厂里他是一名出色的钳工，在镇子上他是独一无二的大力士。他对待上司一向粗暴无礼，所以薪水很低。一到节假日，他就要抓住什么人痛打一顿，大家都躲着他，害怕他。有时候人们也想揍他一顿，却没有得手。弗拉索夫发觉有人要袭击他，就连忙抓起石头、木板或者铁棍，叉开双腿站在那里，沉默着，等待对方向他扑来。此时此刻，他的样子是很吓人的：从眼睛下面到脖颈长满乌黑的大胡子，胳膊上长满浓密的黑毛，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。最吓人的是

那双细小而锐利的眼睛，像钢锥似的刺向对方，凡是遇到他的目光的人都会感到，他这人很野蛮，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，他打起人来是丝毫不会留情的。

“嘿，贱种，快滚开！”他瓮声瓮气地喊道，又大又黄的牙齿在浓密的大胡子里闪闪发光。人们乖乖地走开了，一个个怯生生的，嘴里还不住地骂骂咧咧。

“贱种！”他冲着人们的背影骂道，他的两眼闪烁着凶狠的光芒，咄咄逼人地冷笑着。然后他气势汹汹地昂起头，追赶着他们喊道：

“喂，想死的就站出来！”

结果谁也不想死。

他一向沉默寡言，可是“贱种”一词却常挂在他嘴边。他称工



厂里的上司和警察是贱种，对妻子也使用这个字眼儿。

“难道你没看见，贱种，裤子破啦！”

在儿子巴维尔十四岁那年，有一次，弗拉索夫想揪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。但儿子拿起一把沉重的铁锤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我看你敢动手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老弗拉索夫问道，渐渐逼近又瘦又高的儿子，像阴影移近白桦树似的。

“收起你那一套吧！”儿子说，“我再也不怕你了……”

说着他挥起铁锤。

老弗拉索夫望了望儿子，把毛茸茸的双手藏在背后，冷笑着说：

“好吧……”

接着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

“唉，你这贱种……”

此后不久他对妻子说：

“你别再问我要钱了，让这混小子养活你吧……”

“这么说你要把钱统统拿去换酒喝？”妻子大着胆子问道。

“这你管不着，贱种！我要去找个相好的……”

其实他并没有去找什么相好的，然而从此以后他便同儿子断绝了关系。一直到死，差不多有两年时间，他一直不理儿子，没有同他说过话。

老弗拉索夫养了一条像他一样健壮的大披毛狗。每天上班的时候，这狗跟着他走到工厂，傍晚就在工厂门口等他。每逢节假日，老弗拉索夫就去逛酒馆。他在酒馆里走来走去，一声不吭，眼睛在人们脸上反复打量着，好像是在找人。那条狗整天同他形影不离，拖着长毛大尾巴。他喝醉了酒才肯回家，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，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。他对狗倒是很好的，不打也不骂，

不过他从不抚摸它。晚饭后,如果妻子不赶快来收拾桌子。他就掀翻桌子把盘盏摔在地上,然后拿出一瓶酒摆在面前。他自己就靠墙坐在墙根上,闭着眼睛咧开大嘴嗥叫起来。其实他是在唱歌儿,但他的嗓子嘶哑,听来令人愁闷。他唱歌儿像是在惨叫,胡须随歌声颤动着,把沾在胡子上的面包屑抖落下来。老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了捋胡子,胡乱唱着。他把歌曲中的每个词儿拉得老长,让人听不明白他唱些什么,那声音倒是像冬天里的饿狼在嗥叫。他一边唱歌,一边喝酒,直到把那瓶酒喝光为止。然后他就侧卧在长凳^①上,或者把头伏在桌子上,就这样睡觉,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汽笛吼叫。他的狗就卧在他身边。

老弗拉索夫死于疝气病。他卧床四五天,全身发黑,难受得在床上打滚儿,两眼紧闭,牙咬得咯咯响。他不时对妻子说:

“快去拿毒药来,把我毒死得了……”

医生来看了看,给他做了热敷。但医生说病人必须做手术,并且当天就得去住院。

“你见鬼去吧,我自己会死!……贱种!”老弗拉索夫声音嘶哑地骂道。

医生走了。这时妻子哭着劝他到医院去做手术,可他挥舞拳头威吓说:

“我要是病好了,有你好受的!”

第二天早晨,当汽笛吼叫着,工人们开始上班的时候,老弗拉索夫死了。他躺在棺材里,仍旧一副怒冲冲的样子,张着嘴,生气地竖着眉毛。他的妻子、儿子和狗给他送葬。被工厂开除的老酒鬼兼小偷达尼拉·维索甫希科夫和镇子上的几个乞丐也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妻子低声哭着,但没有哭很久,儿子巴维尔压根儿

^① 俄国人的长凳较宽,可供睡觉用。

没有哭。出殡的时候，镇子上的人遇见棺材就停下来，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，私下里说：

“唉，他死了，佩拉格娅总算舒心了……”

有人纠正说：

“死了活该，他不是人，是禽兽……”

棺材封土之后，人们离开了墓地。可那条狗却不肯离去。它坐在新鲜的泥土上面，默默地在坟墓上嗅了很久。几天后，有人把它打死了……

三

父亲死后不到两个礼拜，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，巴维尔·弗拉索夫喝得醉醺醺的，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。他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厅的墙角里，像父亲那样在桌上擂了一拳，冲母亲喊道：

“快拿饭来！”

母亲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，拥抱着他，把他的头紧贴在自己怀里。他不让母亲拥抱他，用双手撑着母亲的肩膀，大声喊道：

“妈妈，快点！”

“瞧你这个小傻瓜！”母亲使劲搂抱着他，温和的语气中带几分悲凄。

“我要学抽烟！把爸爸的烟斗拿给我！……”

巴维尔的舌头不听使唤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
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喝醉。酒劲儿上来了，他感到浑身发软，但他的神志是清醒的，脑海里闪烁着念头：

“莫非是喝醉了？是喝醉了？”

母亲爱抚他，他感到难为情。母亲眼睛里的悲伤使他深受感

动。他心里难受，真想放声大哭，为了掩饰内心的冲动，他故意装出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。

母亲替他整理着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，轻声说：

“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……”

他感到恶心，接着便剧烈地呕吐起来。此后母亲把他扶到床上，拿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脑门上。他稍稍醒过酒来，但他感觉自己好像躺在浪涛中，身子底下和周围的一切都在上下摇



荡。他觉得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，嘴里有一股齜齜的苦味。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，他心里猜想着：

“大概我还不到喝酒的年龄。别人喝酒没事儿，我为什么恶心呢……”

远方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：

“你要是也成了酒鬼，将来怎么养活我呢……”

巴维尔紧紧地闭上眼睛，说：

“大家都喝酒……”

母亲长叹一声。儿子说得对。她心里也明白，人们不上酒馆，到哪里去寻找乐趣呢。但她仍旧对儿子说：

“但你不要喝酒！你该喝的酒父亲早替你喝了。我这辈子给他害得好苦哇……难道你就不该心疼妈妈吗？”

母亲的话悲凄而柔和，勾起巴维尔对往事的回忆。他回想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母亲在家里没有地位，一天到晚沉默寡言，处处陪着小心，生怕挨父亲毒打。在父亲临终前的一段时间，巴维尔很少在家，目的是为了躲避父亲，但却和母亲疏远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渐渐清醒过来，两眼呆呆地望着母亲。

母亲个子很高，背有点驼。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殴打，使她的身子变虚弱了。她走路时脚步很轻，没有一点声响，并且总是稍稍侧着身子，仿佛害怕碰着什么东西似的。她那张椭圆形的宽大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略微有点浮肿。可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却使她那张脸显得和蔼生动。和镇子上的大多数妇女一样，她那双眼睛总带着一种忧郁不安的神情。一道深深的伤疤横在右眉之上，使得眉毛稍稍向上挑着，看上去似乎右耳比左耳高一些。这使得她的面孔显得有点异样，仿佛她总在小心翼翼地谛听着什么。她的头发本来又黑又密，但如今已现出绺绺白发。她整个人都显得和善，悲凄，柔顺……

泪水从她脸上缓缓地流下来。

“别哭！”儿子小声请求说，“给我拿点水喝。”

“我去给你拿冰水……”

可是母亲转身回来时，巴维尔已经睡着了。她端着白铁杯子在床前站了一会儿，水杯在她手中颤抖着，冰块静静地磕打着水